

今年既是邹韬奋先生诞辰 120 周年,又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两个时间点“手挽手”走到一起,使我们格外怀念他。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韬奋先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实践新闻理想、宣扬抗日理念。

生活书店推动抗日

父亲一生心血都花在他的工作和他的事业上。包括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都在宣传抗战文化。1944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的唁电是这样写的:“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由他和胡愈之、徐伯昕等同事在原来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活书店,团结兄弟单位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坚守岗位,出版进步书刊,虽遭种种压迫却不妥协。徐伯昕 1941 年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文章说,生活书店“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抗战国策之宣传与前方精神食粮之供应,尤竭尽心力,不敢懈怠,凡遇党政当局号召,无不争先响应,向不后人。所设分支机构遍布于前后共达 55 处,遍及 14 省、满布于大后方,并深入战区及游击区,努力为抗战文化而忠心服务。”

父亲临终前所写的《患难余生记》中对此也有详尽的记载。“1937 年全面抗战发生以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仅广州及汉口两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适应抗战期间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级干部数十人,分往内地各重要地点创设分店,由于负责干部的艰苦奋斗,业务更一

日千里,异常发达,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五十余处。”

当时的社会上,生活书店的影响力很大,从早到晚,分店门口都挤满了热心读者,很多分店不得不“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那样热闹的场景让人十分感动。《患难余生记》当中记载,白崇禧有一天带着秘书坐车路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看到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还以为那是哪家戏院,观众在排队抢购戏票。秘书告诉白崇禧,那里是生活书店,人们排队买的是书报,不是戏票。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对父亲和生活书店也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及时伸出援手。周恩来会见父亲,希望他能为了维护进步出版事业,继续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改变方法,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一、二、三条战线的原则和办法分别部署,并指示书店领导机构迁往香港以保存力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生活书店采取了紧急行动。工作人员有的转移,有的疏散。父亲也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1941 年 5 月,在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周刊,号召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消灭分裂危机,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

生活书店领导机构迁往香港不满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父亲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撤退到了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



■ 邹韬奋

和共产党人的来往

在“邹韬奋生前和共产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曾听过两种说法,但都不太认同。在我看来,父亲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位自发、主动、积极向马列主义靠拢的共产主义者。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和《生活》周刊开始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并在文章中“大胆警告当局”,“政府所恃者,不过几支枪杆子,民众为自卫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拼命!”

与此同时,父亲开始接触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自觉踏上共产主义道路后,父亲与周恩来、胡愈之

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和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8 年,父亲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后来到重庆,他又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并在此后多次流亡中,得到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帮助。父亲曾说过,“在我毕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他们两位(周恩来和胡愈之)是我最敬佩的。”

在东江抗日游击区时,父亲曾做过一次演讲,大意是:我邹韬奋是一个凡人,人生四十七年,只想在苦的酸的辣的时代里干一点苦事业!后来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潘汉年,我眼睛一亮!由于他,我跟胡愈之、鲁迅、宋庆龄、沈衡老等人多了来往!再后来跟周恩来、董必武、王稼祥等几位的相处,我才认识自己太弱、太浅、太不够、太差了。

生活书店常常邀请中共办事处的一些负责同志来讲话做报告。1938 年 2 月,周恩来应邀来汉口生活书店做《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这是党中央领导人首次对生活书店工作人员直接进行政治教育。1939 年 6 月,周恩来又针对汉口、广州失陷后的形势,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做《抗战第二期的文化工作》的报告。此后,来生活书店做报告或讲话的南方局领导同志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凯丰等。

抗战中后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书

陆续出版,生活书店得到样书后在上海、重庆秘密重印,有的还是按照延安的版式装帧重印后秘密发行。

临终写下三个字

我们全家撤退到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后,父亲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隐居到广东梅县,妈妈带着我们去了广西桂林。等再次与父亲在上海重逢时,那时他已重病在身,住在医院接受治疗。

1944 年 7 月 24 日清晨,父亲已说不出话。父亲躺在床上,神智还很清楚,胸脯却急促地上下起伏。妈妈给了父亲一支笔和一本练习本,父亲用仅有的微力,颤抖地写出了三个不成形的字:“不要怕。”

父亲走后,留下两份不同版本的遗嘱。其中一份题为《邹韬奋先生遗嘱》,于 1944 年 10 月 7 日公开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另一份则是父亲口述、徐伯昕记录的《遗言记要》,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父亲去世 60 周年时,才由徐伯昕次子徐敏整理遗物时发现并给我看了:

我患此恶疾已达年余,医药渐告失效。头部疼痛,日夜不止,右颊与腿臂等处,神经压迫难受;剧痛时太阳穴如刀割,脑壳似爆裂,体力日益瘦弱,恐难长久支持。万一突变,不但有累友好,且可能被人利用,不若预作临危准备,妥为布置一切,使本人可泰然安眠。倘能重获健康,决先完成《患难余生记》,再写《苏北观感录》、《各国民主政治史》,并去陕甘宁边区及冀察晋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民主政治情况,从事著述,决不做官。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局,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三十年!……

《遗言记要》口语化,生活化,充满对人间、对世界的爱恋深情。

本文口述:邹嘉骐(邹韬奋之女),整理:叶松亭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22.百老汇大厦

百老汇大厦造价高达白银 500 万两,一个让人窒息的数字;大厦的建筑设计师叫弗雷泽,是赫赫有名的公和洋行其中一员,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更多东西供我回忆和追述,设计线路走的是其时风生水起的 ART DECO。

大厦的立面构图为中高两低的跌落式,从 11 层起逐层收缩;大厦所有顶部沿口均饰以几何形的连续装饰图案,这让大厦的轮廓线得到了丰富;大厦的外墙底层为暗绿色的高级花岗岩,上部则为浅褐色的泰山面砖,那份有些黯淡的色调,在 1934 年,却堪称上海滩的顶尖时髦。

高达 77 米的百老汇大厦一开始并不设计做酒店,在业主心里,它应该是偌大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公寓楼,没有之一。也因此,设计师在百老汇大厦里安放了供单身人士居住的公寓房 99 间。当年,我指的是 1934 年之后的那些年份,入住百老汇大厦的几乎都是西方人士,那些高级白领或金领。

直到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打响了淞沪之战。8 月 17 日中午 11 点,日本军人蝗虫般蜂拥而入百老汇大厦,他们大声呵斥、命令着非日本居民从百老汇大厦中全部撤出,随后在 77 米高的大厦顶部升起了一面日本国旗,炫耀着帝国武力对它现在越来越不屑的白色人种的深度鄙视。

半年后,1938 年 4 月,一个让上海十分悲哀的春天,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路过上海,特意在百老汇大厦前作了一个停留。历史真实地记录了他遥望上海第二高度大厦顶部那面飘扬着的日本国旗的这一情景,他若有所思,他在想些什么?是想着日俄战争、东乡平八郎大将对俄国海军中将罗泽德斯特夫斯基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一举击沉于太平洋海面,还是想着他所策划的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那次毁灭性打击?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会坠落在所罗门群岛上,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这面旗帜最终灰飞烟灭的那一幕。

1945 年秋季,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接管上海,百老汇大厦的一部分租给外国记者,其中大厦靠近顶层四个楼面做了“外国记者俱乐部”,对此,美国

记者约翰·罗宾逊称其为“亚洲最好的记者俱乐部”,他们是“从头到脚都被仆人伺候着”。

1949 年 4 月 30 日,当陈毅的部队已经由多个方向进入上海,汤恩伯的残余部队还一一地占领着苏州河沿岸制高点,仅百老汇大厦中便有千余名国民党军人,他们埋伏在大厦各层妄图作最后抵抗,以阻止陈毅的军队通过外白渡桥。当时,约有 200 多个外国人被困楼内,美国人彼得·唐森德回忆道:“当你把头刚刚伸出阳台栏杆的时候,一颗子弹便从你的头上呼啸而过,这让你以最快的速度缩回脑袋,赶紧将双手抱胸,乖乖地缩成了一团。”唐森德还回忆道:百老汇大厦里不断有国民党军人上吊自杀。

1949 年 5 月 28 日,百老汇大厦被陈毅军队占领后的第二天,上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到了 1951 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将百老汇大厦更名为“上海大厦”,他曾经人住过其中的 1119 房,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告别她的白银时代,也许进入的是历史中的又一个驿站。

也将进入的必要穿越白银时代而来到后来的岁月,那是 1967 年 1 月的一个极其寒冷的中午。“文革”的激流,正从城市四周呼啸而过,也漫过了苏州河的河面。风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汹涌扑来,江水、河水全都在零下 5 摄氏度的气温中瑟瑟颤抖,但一路吵吵嚷嚷而来的男男女女对此毫无感觉,他们呼喊

着口号,扛着数不胜数的红旗,摩肩接踵地翻越着外白渡桥桥面,“革命”所激发的狂热让他们全然忘却了 1967 年的严寒。如果你此刻登上上海大厦 18 楼,在它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到城市的阔大气象:当年的公园花园全然不是 19 世纪后期的模样,是好、是坏历史自有自己评说;俄罗斯领事馆的三色旗正在楼下飘扬,那幢建筑也是老上海的一部分;苏州河水此刻波澜不惊,如此平静其实暗藏着上海往事的别种注解;最关键的是,铅灰色天空下,外白渡桥正矜持地跨越着苏州河的两岸,它那钢结构桥身上纵横交错的线条,正显示着节奏的美感、韵律的诗意。

30.人格互换着进行谈话

比利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录像机正对着自己。“那是什么?”“那是录像机,要拍摄今天的谈话过程,这样你才能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但是,他离开了。

“那东西把你吓跑了!”汤姆一脸不屑地说道。“我向他解释那是录像机,而且……”汤姆窃笑道:“他可能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面谈结束后,汤姆被带回病房。哈丁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地陷入沉思。他知道自己必须向法院说明,就精神病症状而言,比利并未失常;然而从医学角度看,比利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他早已远离了现实世界。

他还需要说明,应继续治疗这位患者,以便使他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然而,法院批准了 3 个月治疗时间只剩下不到 6 周了,如何才能取得科尼利亚博士用了 10 年时间才获得的成果呢?

第二天早晨,阿瑟决定和里根分享他与哈丁医生关于阿达拉娜的谈话内容,因为他觉得必须这么做。他在房里来回踱着步,大声对里根说:“强奸案已经清楚了,现在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他的声音随后又变成里根的:“你怎么知道的?”“我掌握了一些新情况,凑在一起才知道的。”“谁干的?”“我想……因为你否认干过那些事,所以你有权知道事实。”

谈话经由快速的人格互换进行着,有时候声音非常大,有时则是通过思想沟通,没有任何声响。

“里根,你听说过女人的声音吗?”“听过,是克丽丝汀的声音,噢……对了,还有其他女人的声音。”“没错,去年 10 月你曾经三次出来抢钱,当时有一个女的也参与了。”“什么意思?”“有个女孩你从未见过,她叫阿达拉娜。”“没听说过。”“她长得甜美而且也很温柔,给我们做饭、打扫卫生,当初亚伦去花店工作时,就是由她来整理花的,我只是不知道……”“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偷了钱?”“没有,但她强奸了那些女人!”“她强奸女人?阿瑟,她怎么强奸女人?”“里根,你听说过女同性恋吗?”

“听说过!”里根说,“但是,女人怎么强奸女人?”“对呀,所以他们才指控你呀!如果是我们中的一位男性出现,确实可以进行性行为,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曾规定必须保持单身,但她利用了你的肉体。”

“你是说,因为这个婊子干的好事,所以大家都要责怪我?”“没错,我希望你和她谈谈,看她怎么解释。”“这就是强奸案的经过?

我杀了她!”“里根,保持理智!”“理智?”“阿达拉娜,我要你和里根见面。里根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有权知道出了什么事。你必须解释自己的行为,和他说明原因。”

这时,在他脑海里响起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如同幻觉或梦境中的呓语一般。“里根,我很抱歉给你带来麻烦……”“抱歉?”里根大吼着,“你这齷齪的淫荡女人!你为什么要去强奸女人呢?你知不知道你害惨了所有人?”

他转身离开了。突然间,房里传出一个女孩哭泣的声音。伊佳从探索孔向内张望:“需让我帮忙吗,比利?”“别管我!”阿瑟说,“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伊佳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走开了。伊佳离开后,阿达拉娜开始解释:“里根,你得理解,我的需要与你们不同!”

“你怎么会和女人发生性行为呢?你自己就是女人啊!”

“你们男人是不会了解的,但小孩都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抚。你知道用胳膊搂住一个人并对他说‘我爱你、关心你,对你有特别的感情!’的意义吗?”

“对不起,”阿瑟说,“但我始终觉得肉体的爱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时代特别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

“你疯了!”阿达拉娜大喊,“你们两个都一样!”随后,她的声音又温柔起来:“如果你们被拥抱过、有过被关心的感觉,你们就会理解了。”

“你听着,婊子!”里根冲口说道,“我不在乎你是谁,如果再和医生或其他人说话,我就杀了你!”“等等,”阿瑟说,“这个你做不了主,得由我做决定,你必须听我的安排。”

“难道你要让她置身事外吗?”

二十四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